

做一名好中医好村医，是我毕生的使命

王金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张坊村，北京，102490）

DOI:10.32629/jrm.v2i10.10117

我叫王金海，1970年出生于太行山区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悟空寺村，这个村子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宋各庄乡，和北京市房山区的张坊村隔着一条拒马河，而我的人生就与这两个村庄有着不解之缘。



一、学中医，承父业遇良师

我的父亲王桂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赤脚医生。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就算是晚上也会被患者叫走。有时我一觉醒来，发现刚还在身边的父亲已经出诊了。那时他出门巡诊总是背着个药箱，还常常把我驮在他的肩膀上，去乡间为乡亲们看病。因为时常随父亲行医，我耳濡目染，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与治病的不易，也感受到父亲为乡亲们解除病痛后的喜悦和得到的尊重。由此我便有了学医的想法，希望继承父业，把父亲行医

的理念、技术延续下去，为村里的父老乡亲服务。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便正式拜师学起了中医。我的启蒙恩师名叫孙建明，是河北涿州市孙家庄一位有名气的中医，德技双馨，受人敬仰。我在孙老师身边学习三年，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认药、诊脉，如何辨证论治、开方，并把最擅长的脑中风的中医诊疗与康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还教给我不少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方面的经方、验方。更重要的，是老师忘我的大爱精神让我懂得了，作为一名医生，要“永远把患者摆在第一位”。

19岁，我回到悟空寺村开始行医，大着胆子把从孙老师那里学到的本事用来为乡亲们治病。一天我去与我们村隔着一条拒马河的北京市房山区张坊村办事，突然一位我曾经的患者拦住了我：“金海我可看到你了，我们邻居家老人昏迷不醒，您快去给看看！”一听到这，我也没有考虑这是不是在本村，连忙赶到病人家里。一量血压，病人高压超过200毫米汞柱，还伴有呕吐，病情比较危急。我根据老师的传授和自己的经验判断，很可能是蛛网膜下腔脑出血。为了降低颅内压，需要每4小时给病人注射一次甘露醇。为方便治疗，我就留下来住了病人家里，边用药边对他进行康复治疗 and 训练。后来，老人恢复得很好，还能下地里干活了。

在此期间，当地另有3位脑血管病人找我治疗，病情基本上都得到了控制。自此以后，我在远近村

庄慢慢有了点名气。因为张坊村没有卫生室，很多村民纷纷劝我留在张坊村。最终，在村民的热情和张坊村村委会的支持下，1993年我来到张坊村，开办了张坊村第一家村卫生室，正式踏上了村医之路。



二、当村医，获培训得良机

留在张坊村的第一年，我得到房山中医院免费学习的机会，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当时主要安排在中医内科门诊和病房轮转，病房有位叫黄俊荣的年轻大夫，门诊有位叫周志波的老大夫，我跟着这两位大夫坚持学习了一年。

1993年，我参加了房山区卫生局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班，在房山卫校接受了半年培训，学习结束后考取了乡村医生证书，并获得中专文凭。这下我的行医资格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更加有信心了。

2004年以后，大规模的免费培训更让我受益匪浅。我参加了市中医管理局开办的农村中医技能培训班，免费到区中医医院脱产进修，随后又参加了政府和好医生网对我们乡村医生进行的为期5年的免费教育。通过系统的学习，我的医疗技术明显提高了，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技术。

更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通过城市医院支援农村的政策，我能够和宣武医院中医科胡杰教授相

识，并成为这位博士生导师唯一的乡村医生弟子。胡杰教授是军人出身，60年代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在中医界是一位受人爱戴、敬仰的名医。记得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陪我爱人张爱军去胡杰教授那里看病，一边请她诊治一边向她请教。胡杰教授知道了我和爱军两人都在村卫生室当村医服务村民，于是主动提出给我传授中医学知识，这开创了博士生导师培养乡村医生的先河。之后的两年，不管刮风下雨，已经70岁的胡杰教授每个周末都乘车100公里到我们张坊村卫生室，从未间断，带着我为患者诊病看病，手把手教我学习中医理念和诊病用药思路。我在胡杰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参与临床实践，视野与思路得到了开拓，中医诊疗技术也得到明显提升，熟练掌握了用中医中药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法，并深刻参悟了胡杰教授的中医灵魂与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医者仁心，她的心愿是希望我能够真正撑起为一方人民解除病痛的重担。

2008年，卫生部为了在基层发展中医药服务，特批了一些在北京农村长期从事中医药服务的医务人员参加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在这次考试中，我取得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

2016年，我又非常幸运地被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职称，这在我们乡村医生群体是非常少见的。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及人事部门对农村中医药特色服务的高度重视，和对我本人工作的鼎力支持。

三、为百姓，精医术优服务

随着自身的不断学习和医术的不断进步，我对于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常见的脑中风，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诊疗方法。

家住涞水县宋各庄村的申大爷，患了急性脑中风，半身偏瘫不能说话。我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通过西医抗脑水肿，同时通过中医通腑舒经络。一周后，申大爷血压下降，肌力回升，10天后就能自己慢慢行走了。他对我说：“我以为这次就交待了，没想到又能走道了。你们乡医的技术可真不简单啊。”

长沟镇有个9岁的小男孩突然耳聋，去大医院求医不见好转，医生告诉他家长说治不好了。家长很无奈，只得给他配了助听器。后来家长带他来到我这儿，通过把脉问诊，我诊断应该是体虚气虚引起的突发性耳聋，便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给他进行了治疗调理，后来孩子的听力渐渐恢复了，他家长把一万多块钱的助听器给退了。

一次我们村有个偏瘫病人突发心脏病，需要及时送上级医院，我为病人拨打120后，得知当天不巧县里发生了一起较大的交通事故，所有救护车都被派去事故现场了。我就赶紧揣上钱开着自己的车，将他送往县医院。到医院后，接诊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病人心脏可能就停跳了。

十几公里外的东关上村有位周景荣老人患有慢性病，常到我们张坊村卫生室来找我看病。有一次周景荣的老伴告诉我，她晕车很严重，就是坐摩托车都晕，来看一次病，回家得躺五六天才能缓过来，所以一般有病她都会忍着扛着。看到老人的痛苦和无奈，我对他们说，今后只要不舒服，打个电话我就上门去看病。这十多公里山路一跑就是10多年，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去了多少次。

一次，一位家在河北涿州的大妈专程来找我看病。可就在大妈等待取药时，卫生室突然停电了，

煎药机无法工作。我就让她把地址留下，答应第二天把药送去。夜里卫生室来电了，我马上安排加班煎药，第二天一大早，亲自驾车把煎好的药送到大妈家，仔细叮嘱她服药时间、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回来后大妈特意发来短信表示感谢：“王大夫，您学习白求恩，服务到了家。”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深知乡亲们挣点钱不容易。3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为农村患者免费出诊、免费挂号、免费咨询、免费指导康复锻炼，针灸康复费减半，对困难家庭减免医药费并在生活上给予支持。每年出诊用车超过两万公里，过桥费、过路费、汽油费等全部自己承担。



作为村卫生室，是基层三级医疗网的网底，国家推行的基层首诊制度非常好，村医如果有能力自己医治就在当地进行治疗。如果遇到解决不了需要转诊上级医院的急性患者，我都会及时联系120，并跟车陪护患者到医院，还会经常帮患者家属垫付住院押金。我认为，要想赚钱，就别想当医生。当医生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百姓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这30多年的行医准则。

四、用药材，种优质选精品

好医还得好药撑。在行医过程中我深知中药质

量的优劣决定着治疗效果的好坏。为了保证药品的质量，我的药品来源分为三个渠道。

一是自植自用。为了能让乡亲们吃上放心药，2000年开始我在村里按一千元一亩的价格租了10多亩地，期限50年，用来种植中草药。后来又在内蒙也租了一块地，建起中药种植园。从药品的种植到管理，再到加工、晾晒、去皮、蒸煮、切制、筛检，什么药需要阴干，什么药需要暴晒，都按传统的方法做，严格把握每个环节。后来我的中药种植园通过了审批，成为了北京市医药管理局认可的“自植、自采、自用”的医疗机构之一。

二是产地采购。除了自种之外，对一些常用的药，我还坚持到产地去考察和采购，与药农签订协议，指导他们进行无公害种植，以保证药品的质量。

三是市场优选。需要从医药公司拿的饮片，我都坚持从正规大公司优选地道药材，选最好的大选、中选药材。

通过严格把控药材质量关，使我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能够得到保证。



五、育新苗，传后人承希望

这些年我看到基层中医人才很缺乏，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把中医药事业传承下去，更好地为乡亲们

服务。

前些年，有亲戚家发生了变故，虽然那个时候我自己家的条件也比较困难，但还是把四个十几岁的孩子收养到自己家。我就是想帮这几个孩子一把，让他们将来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奉献社会帮助更多的人。于是我开始培养他们学习中医。后来这几个孩子有的学临床，有的学药，有的学护理，有的学了康复。



身边愿意学习中医的孩子越来越多，2015年，我建立了乡村医生中医传承工作室，制定并落实了中医传承培养计划。从“拉药匣子”认药开始，通过师带徒，总结经方、验方，熟记药性、汤头及中医理论等，结合我所擅长的针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让他们掌握针灸、火罐、耳针等适宜技术，尤其在脑中风、妇科病、脾胃病等症的治疗方面，把全部医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孩子们，让他们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活学活用。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要发扬中医“大医精诚”精神和“医者仁心，关爱生命”的美德，更好的为基层老百姓服务。

我的儿子王谦受家庭的影响也喜欢中医，高考的时候他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王谦放弃

了到外边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和我们一起为乡亲们解除病痛。儿媳妇李琦是一名学管理的研究生，也放弃了城里高薪的工作，来到张坊村帮我们医院做一些管理工作。现在我又有了第三代，在孙子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在他耳边常灌的耳音是“汤头歌”。

我想，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就是我们中医事业的希望。

六、求发展，履职尽责展未来

1993年，我刚开始承担村卫生室工作的时候，卫生室只有两间房，一张诊断桌，一个听诊器，几十种药品，没有资金。

2003年“非典”过后，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统一兴建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房山区投资4万元对我们卫生室进行了改造，诊室、药房、治疗室和输液室等一应俱全，而且基本分开了区域。卫生室的药品种类多、数量足，一进药房，满满当当、整整齐齐，足有上千种，西药、中成药、饮片琳琅满目，让人一看以为到了药品超市。已经退休的父亲常说：都说你小子能治好病，我那时要有这么多药，我也照样治得好！

2005年开始，政府又免费给我们配备了门诊桌椅、药品柜、急救箱、消毒柜、中药斗、康复器材等，补充卫生室设备。我父亲行医时那个消毒宝贝——铝锅和饭盒，终于下岗了。政府还特别帮我们建起了100多平米的中医脑血管康复室，使我的技术更加有了用武之地。

张坊村卫生室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11年9月。在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房山区政府及房山区卫生局的支持下，以张坊村卫生室为基础，开始筹建北

京金海中医医院。2013年11月，北京金海中医医院正式挂牌运营。村卫生室扩建为中医院后，配备有专业的诊室、针灸室、康复室、中药房等。

中医院建好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和卫计委的领导前来视察，看到医院的服务现状后他们提出，中医院可以升级作为试点，让村民就近就医并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房山区卫生局特批将北京金海中医医院纳入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可享受新农合报销政策，起付线为100元，按57%的比例报销，封顶线为3000元。就近报销政策为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也为医院吸引到越来越多的患者。

在市、区民政局和老龄委的扶持下，2013年我们又在医院附近建立起北京市房山区金海老年服务中心，同时修建了张坊残疾人康复中心。至此形成了集中医中药医疗、养老、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服务机构，机构分为医疗区、日间照料区、康复区及机构养老区。这是在北京农村率先开创起的医养结合的特色服务模式。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我从医这30多年所走过的历程，正是中国乡村医疗事业发展变化的缩影。而30年来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获得了多项奖励。

2003年被评为“北京市农村卫生初级保健工作先进个人”；

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乡村医生”和卫生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乡村中医”；

2009年被评为“首都健康卫士”；

2011年获得第三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称号；

2011 年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2012 年获得全国先进医务工作者称号；

……

有人说，“关乎众利而同归，系于乡情而盛荣”，这正是我这几十年乡村医生历程的真实写照。我是一名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医三十多年来，有父老乡亲的信任，有各级政府和领导们的支持，

乡村医疗事业才能够蓬勃发展，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今后，我会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让患者少花钱看好病，花小钱看大病，让养老院的老人养得起、养得好。我会继续履行好自己的光荣职责，以实际行动，继续把乡村医疗事业做好，把中医事业发扬光大，为党旗增辉，为祖国争光！